

# SWP-Aktuell

NR.6 2025 年 2 月

## 阿萨德政权：地区和国际 Machtverschiebung en

*Sinem Adar / Muriel Asseburg / Hamidreza Azizi / Margarete Klein / Guido Steinberg*

在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因Hay'at Tahrir al-Sham (HTS) 领导的反叛联盟而垮台。这一变化是在区域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这使得阿萨德家族的独裁统治最终瓦解。关键因素包括土耳其对反叛势力的支持、伊朗和真主党因以色列军事打击而实力削弱以及俄罗斯在与乌克兰战争背景下的优先事项调整。随着政权的倒台，地区权力平衡进一步发生变化。新掌权者在大马士革的行动空间将由区域和国际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优先事项和活动所界定。土耳其和以色列分别占领了该国北部和西南部的领土。阿拉伯海湾君主国也将发挥影响力，它们对于叙利亚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美国仍在叙利亚部署有军队，但其未来在叙利亚的角色尚不明确。

以下地区和国际权力转移对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影响SWP (战略与政治评估) 当前专题分析。

俄罗斯于2015年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并在两年后建立了所谓的阿斯塔纳模式。在此框架下，莫斯科与土耳其和伊朗合作，旨在冻结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减少暴力并划分影响力区域。随后，该地区的权力平衡发生变化，各地区和国际行为体在叙利亚的优先事项也随之调整。特别是，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国家不再专注于推翻政权；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政治利益居于首位。美国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IS)；土耳其试图防止在其南部边境沿线由库尔德占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控制连贯的领土，并推动叙利亚难民返回。以色列未在邻国的权力斗争中站队，轰炸了伊朗及其盟友民兵的据点和车队，以防止敌对势力在边界地区巩固据点。



tungsfabriken errichtet und Waffen an die Hisbollah geliefert wrden.

阿拉伯联盟在2011年暂停了叙利亚的会员资格后，该国于2023年5月再次被纳入区域性组织。这一举动主要是受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和叙利亚阿拉伯邻国的推动，并且正值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缓和之际。

## Der Akteure beim Sturz des Regimes

从2023年开始，地区权力平衡再次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源于哈马斯和其它武装的巴勒斯坦团体于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以及以色列对此作出的反应。自2024年10月以来，在德黑兰领导的“抵抗轴心”因以色列军事行动而受到极大削弱。这尤其影响了伊朗本身和黎巴嫩的真主党，两者都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莫斯科的军队则专注于乌克兰战争。因此，地区和国际主要行为体在叙利亚的战略重点和考量也发生了变化，为叛军夺取权力铺平了道路。

而是尤其受到“叙利亚国家军队（SNA）和（阿拉伯）部落直接支持”的鼓舞。早在2024年10月，土耳其军队就加强了其在邻国北部地区的存在和装备，在伊德利卜和 Aleppo 周围地区，自2017年以来该地区一直有土耳其军队的驻扎。

参与反叛进攻的团体中，HTS和SNA（从自由叙利亚军（FSA）和“伊斯兰国”前组织的一部分发展而来）与土耳其的关系尤为密切。自2015/16年以来，安卡拉政府与这两个武装团体达成了多项协议，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关系，因为它们在叙利亚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最初，安卡拉政府的主要目标不是推翻阿萨德政权。相反，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在PYD/YPG（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民民主党的姐妹组织，在土耳其、欧盟和美国被列为恐怖组织）领导下出现库尔德自治，并避免新的难民潮涌入土耳其。SNA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逐步被土耳其占领的北叙利亚地区内，军事、经济和行政上完全依赖安卡拉。至于土耳其与HTS之间的关系，则更类似于一种保护统治。尽管安卡拉将HTS视为恐怖组织，但根据2018年与俄罗斯签署的索契协议，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省承担了保护角色。通过2020年的军事干预，土耳其阻止了阿萨德政权重新占领伊德利卜，并加强了与HTS的关系。

## T ü rkei

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来看，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是由于他未能利用自2017年阿斯塔纳协议之后形成的冻结冲突局势，为重建叙利亚发挥作用。安卡拉将HTS领导的反对派进攻描述为由叙利亚人策划和实施的攻击，并否认自己参与其中。然而，据接近政府的媒体消息，土耳其的军队和情报部门实际上密切观察了这次进攻。

没有安卡拉的“绿灯”，2024年的叛乱进攻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随后对推进速度表示担忧，这表明安卡拉期望的是有限的行动。目标可能是促使阿萨德进行谈判。

一般情况下，贝齐亨根会死于鲁克赫尔。

:

在阿拉伯 Gulf 国家中，主要是卡塔尔作为土耳其的 junior partner 参与了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努力。自2011/12年度起，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最初共同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然而，很快便出现了分歧，主要集中在卡塔尔（以及土耳其）对穆斯林兄弟会、萨拉菲派和圣战分子的支持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2015年至2017年间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支持南部反对派，而将北部留给卡塔尔和土耳其。当2017/18年南部叙利亚起义瓦解时，沙特阿拉伯已退出；阿联酋在此之前已经撤回。

萨拉菲背景的叛乱组织“沙姆自由战士”长期以来是卡塔尔在叙利亚最重要的支持对象。此外，多哈可能还支持过从“基地”组织衍生出来的努斯拉前线，后者具有圣战主义色彩。卡塔尔外交政策的一大成功在于，当努斯拉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贾拉勒尼在2016年脱离“基地”组织，转向叙利亚民族伊斯兰主义，并与类似思想的团体结盟时，它能够更容易地与土耳其和卡塔尔一起支持由贾拉勒尼及其追随者于2017年创立的HTS。

卡塔尔对HTS在2017年至2024年间援助的程度尚不完全清楚。从军事角度来看，海湾酋长国可能并未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可以推测，在2017年11月HTS在伊德利卜省部署的“救世”或“救援”政府以及很可能HTS本身，都收到了卡塔尔提供的财政援助。此外，有影响力的卡塔尔电视台半岛电视台 eindeutig auf die Seite der HTS, die er oft mit der syrischen Opposition gleichsetzte.

## Iran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伊朗在维系阿萨德政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德黑兰介入支持反对派，在这场内战中站在了阿萨德一方，并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在叙利亚建立了广泛的军事基础设施。这包括战略地点的支持基地、武器库和制造厂，用于向黎巴嫩的真主党提供补给，以及由当地和外国民兵组成的网络。同时，伊朗也在叙利亚的军事和安全机构内部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在外交层面，伊朗除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之外，还参与了阿斯塔纳进程。

尽管进行了这种密集的参与，Tehran 仍无法在 2024 年底前防止政权崩溃。主要原因在于伊朗在前几年逐步减少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阿萨德希望与阿拉伯国家和解，而这些国家要求遏制伊朗影响力的心态。此外，由于以色列对伊朗设施（以及支持伊朗的民兵组织）在叙利亚进行加强空袭，德黑兰被迫将关键人员撤回伊朗。到 2024 年底，伊斯兰共和国在叙利亚仅保留了一支应急部队以保护其据点和利益。它未能预料到反叛力量的快速推进。根据伊朗指挥官的说法，缺乏战斗意愿也是叙利亚军队未能有效抵抗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解释说，伊朗无法代替阿萨德失去士气和动力的部队投入战斗。

尤其是在德黑兰领导的“抵抗轴心”经历了为期一年的与以色列激烈军事对抗之后，该联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黎巴嫩的真主党因与以色列进行了毁灭性的战争而实力大减，而伊拉克民兵则在美国的压力下处境艰难。

以色列担心遭受报复，因此不愿介入叙利亚。以色列对伊朗补给路线、陆路过境点、空中走廊和车队的打击进一步限制了德黑兰的行动能力——甚至得到了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认可。这同时进一步减少了德黑兰的反应选项，因为当地对与以色列直接升级的担忧加剧。一项前所未有的以色列军事行动在2024年10月底不仅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防空系统，还引发了更多针对以色列的攻击的恐惧。结果，德黑兰将国家自身的安全置于地区影响力之上，并任由阿萨德自生自灭。

更多抵抗或迅速瓦解，其中包括经历过莫斯科在财政和军事上强大支持的叙利亚第五军。

在进一步行动中，重点放在减少损失上。此前俄罗斯对反政府据点进行的空袭自12月8日起停止。阿萨德及其家人被迫流亡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希望通过此举维护其可靠保护者的形象。同时，普京也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将一个可能在新现实政治环境下重新调整俄罗斯在叙利亚政策时构成障碍的因素排除在外。

## 俄罗斯

俄罗斯自2015年9月介入叙利亚以来，曾帮助防止阿萨德政权垮台，但在2024年底却未能再次巩固阿萨德的统治。这与克里姆林宫因乌克兰战争而受到的军事能力限制以及其政治优先事项的变化有关。

## 区域和国际 Folgen des Umstürzes

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该地区的权力平衡——以及更广泛的地区——进一步发生变化。俄罗斯和伊朗及其盟友的实力减弱，而土耳其和卡塔尔则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成为了叙利亚新政权的盟友。以色列的战略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始终受到限制。据估计，俄罗斯常驻部队在2024年的人数约为7500人，主要由空军人、特种部队和军警人员组成。相比之下，地面部队的数量较少；自2022年起，由于更多的瓦格纳战士被调往乌克兰，以及2023年解散了一支雇佣兵集团，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此外，俄罗斯优先支持与乌克兰的战争，这与加强在叙利亚的地面力量相矛盾。因此，莫斯科不得不依赖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和叙利亚军队。然而，在面临2024年的反叛进攻时，俄罗斯的干预模式达到了极限。阿萨德部队的表现几乎没有改善。

## 俄罗斯

你：阿萨德案对俄罗斯而言不仅仅是声誉受损的问题。它还削弱了过去十年中俄罗斯在近东和中东地区政策的一个——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基石。莫斯科在冷战结束后几乎完全从该地区撤出，并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及“阿拉伯之春”期间进一步失去了影响力。然而，自2015年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重申了其在该地区重新成为关键行为体的权利，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作为大国的认可。实际上，克里姆林宫随后成功地利用这一局势，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得到了增强。

与重要的区域性国家如土耳其、以色列和海湾君主国加强关系，并因此避免对伊朗形成单一依赖。

目前，俄罗斯保留叙利亚军事基地已成为其最高和最紧迫的优先事项。这主要涉及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以及赫迈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不仅对于在叙利亚的行动至关重要，还对于俄罗斯在整个地区的军事部署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只有塔尔图斯确保了该国在地中海的永久性海軍存在，此外，该基地还简化了通往红海的通道。由于自乌克兰全面入侵以来，俄罗斯战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往黑海的通道受到限制，塔尔图斯的维修和支持设施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至于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则一直用于支持利比亚以及多个非洲国家的俄方士兵和雇佣兵的后勤工作。尽管莫斯科已经从叙利亚撤回了一部分军事装备，并将其转移到利比亚东部的一些机场，这些机场由哈夫塔尔将军控制，但即使俄罗斯能够利用利比亚或阿尔及利亚的更多机场和港口，那里的使用权限和基础设施容量也比在叙利亚时要有限得多。

安德伦·波里蒂克费尔德·祖格桑登·沃登·克诺特的恩格根科曼。

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和政治上的削弱将对其与区域其他参与方的关系产生影响。其中部分趋势可能会因2022年对乌克兰的攻击而进一步加强。例如，由于无法控制叙利亚领空，莫斯科在以色列眼中的重要性正在减弱。自2015年起，以色列依赖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以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及其盟友的武装力量。如今这一需求已经过时，这可能有助于以色列重新调整其对乌克兰的政策。同时，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伊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已经显著增强，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例如，德黑兰和莫斯科于2025年1月签署了一份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

相比之下，在阿萨德倒台的情况下，俄土关系的重新调整继续对莫斯科不利。俄罗斯的影响不仅在叙利亚有所收缩；过去几年里，安卡拉还在南高加索地区扩大了其地位。莫斯科可能会试图在能源领域和限制西方政策方面与土耳其找到共同利益，以换取安卡拉支持将俄罗斯纳入区域冲突解决机制（类似阿斯塔纳模式）中。

莫斯科因此致力于与大马士革新的执政者就继续运营两个军事基地进行谈判，这两个基地自2017年起以俄罗斯公司Stroytransgaz为承租方签订了为期49年的租赁合同。目前的叙利亚领导层虽然认可了俄罗斯的重要性，但在今年1月却解除了与俄罗斯公司Stroytransgaz签订的关于哈法斯港民用部分租赁合同。至于这是否会导致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关闭，还是仅仅为进一步谈判的开端，目前仍不清楚，在这些谈判中，俄罗斯可能会要求减少军事存在作为交换，换取俄罗斯的支持。

## Iran

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对伊朗追求影响力以及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造成了重大打击。特别是由德黑兰领导的“抵抗轴心”受到了影响。从地理角度来看，叙利亚是伊朗通过伊拉克与黎巴嫩的希布托勒哈和地中海连接的“陆地走廊”的核心。这条走廊不仅有助于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还对伊朗实现其地区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

允许武器转运和物流支持以帮助黎斯巴赫（Hisbollah），尽管其最近与以色列的战争使其军事能力受到严重削弱。这条陆路通道的崩溃将显著增加伊朗重新武装黎斯巴赫并维持其更广泛区域网络中盟属民兵的实力的难度。

阿萨德控制下的叙利亚也在伊朗的地缘经济野心中心扮演了重要角色。德黑兰希望利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叙利亚这一陆路上发挥作用，连接中国与地中海。失去叙利亚作为紧密伙伴的地位削弱了这一愿景。土耳其影响力的增强不仅威胁到了伊朗在黎凡特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还影响到伊拉克和南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安卡拉试图建立所谓的赞吉泽尔-库尔德斯坦走廊尤其令德黑兰担忧——这是一个将土耳其通过亚美尼亚领土与阿塞拜疆连接起来的过境路线。如果根据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提议修建这条走廊，它将绕过伊朗，切断伊朗直接通往亚美尼亚的陆路通道，从而使伊朗在经济上孤立，并削弱其在该地区贸易和过境路线中的作用。

如果叙利亚的极端主义组织如IS再次复兴，这同样可能对伊朗的区域利益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因为这些组织会威胁到德黑兰在伊拉克的盟友以及伊朗本身，还因为伊朗对此表示警觉。同时，伊朗也对以色列在叙利亚不断增强的存在感到担忧，这种担忧不仅仅是因为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叙利亚领土，还因为以色列与叙库尔德派系保持着联系，并且可能与他们合作。在伊朗的政治圈中，人们担心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卫·科里走廊”，通过该走廊以色列能够获得对幼发拉底河的访问权并扩大其影响力。

t ä rkenw ü rde, w ä hrend Teheran weiter an den Rand gedr ä ngt w ä re.

## T ü rkei

安卡拉认为，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其在叙利亚的行动空间明显扩大。自2020年起，土耳其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上陷入僵局，尤其是在试图阻止叙北部的库尔德自治以及将叙利亚难民遣返回国方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安卡拉一方面努力与阿萨德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则计划在叙北部发动军事行动，主要目标是将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军”（SDF）从塔尔·雷费特和曼比季等城市驱逐出去。然而，这两种努力均未取得成功。与阿萨德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同时，改善关系的努力也遭到了叙利亚反对派团体的抵制。没有美国和俄罗斯的“绿灯”，安卡拉无法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叙利亚北部，由库尔德人领导的自治政府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其行政结构。

对于土耳其而言，阿萨德的倒台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以防止PYD/YPG主导的库尔德自治。在2024年11月至12月的叛乱期间，获得土耳其支持的SNA部队夺回了Tel Rifaat和Manbij的控制权。安卡拉随后通过空袭支援SNA的攻势——旨在改变叙利亚北部的前线布局。在这个背景下，安卡拉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是一个机会，可以促使美国政府从与SDF的合作中转向，而美国此前一直与SDF合作对抗IS，并为其提供保护。至于土耳其能否在此问题上取得突破，仍需观察。

Allein von den Richtungsentscheidungen der Trump - Administration abhängig

随着HTS（高级交易系统）的实施，参与方认为大马士革过渡政府是友好且合作的，并且土耳其领导层与之保持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土耳其因此在叙利亚未来发展中可能拥有显著影响力。在重新调整其外交优先事项、伊朗实力减弱以及巴勒斯坦问题未解决的背景下，土耳其同时致力于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因此，在稳定叙利亚方面，土耳其主要寄希望于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的合作，正如外长哈坎·费丹所表示的那样。

## 阿拉伯 Golfmonarchien

阿萨德政权的衰落极大地改变了阿拉伯海湾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卡塔尔支持像叙利亚努尔萨前线这样的极端分子，在2017年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合作国、巴林和埃及对卡塔尔实施陆海空封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场危机于2021年1月得以解决，但多哈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政策。因此，阿拉伯海湾君主国之间的冲突有可能随时再次爆发。

阿萨德倒台以及HTS（北方阵线）的政权更迭是卡塔尔外交政策的一大成功。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开始以来，多哈一直致力于推动不同派系的伊斯兰主义者成为未来的力量，并通过与他们的联盟增强地区影响力。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则作为反革命的领导者出现，在此过程中，它们支持埃及和突尼斯的威权复辟，并在其他地方通过军事手段打击伊斯兰运动。尤其是在这方面，阿联酋表现得尤为不妥协，自2015年起，他们甚至开始支持巴沙尔·阿萨德，以防止伊斯兰运动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到2018年，

首个阿拉伯国家恢复与因边境战争而中断的叙利亚关系。随后，他们致力于重新融入阿拉伯世界。尽管阿布扎比可能认为伊朗失去一个重要的盟友叙利亚而在地区内变得虚弱是件好事，但大马士革政权的垮台仍然是阿联酋政策的重大挫折。

在沙特阿拉伯，对叙利亚权力转移的看法依然矛盾，但利雅得更倾向于务实看待HTS的胜利。尽管王国曾为接近阿萨德的叙利亚做出贡献，但它直到2023年才决定恢复关系，比阿联酋晚得多，并且在与大马士革保持距离方面更为谨慎。沙特领导层也担心伊斯兰极端分子掌权可能带来更多的地区影响。然而，在反恐方面，它不像阿布扎比那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利雅得也认识到削弱伊朗和真主党的重要性。最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沙特阿拉伯希望与HTS主导的叙利亚进行务实合作。

## 以色列

阿萨德政权的垮台进一步改变了地区的权力平衡，对以色列更为有利——原因在于伊朗部队和盟友的阿富汗武装力量，如叙利亚的法塔赫·尤恩旅，已从叙利亚撤出。甚至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之后，以色列已经给哈马斯、真主党及伊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阿萨德倒台后，以色列宣布1974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停火协议无效，并启动了“巴沙赫之箭”行动。据国防部长以色列·卡特介绍，该行动的目标是在黎巴嫩贝卡谷地获得一个额外的观察哨，该地区是真主党重要据点所在区域。

在大马士革建立防御气球区以对抗叛军，并防止叛军获得阿萨德政权的武器，因为尽管它们表现相对温和，但仍属于极端主义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军队暂时接管了1974年建立的去军事化区的控制权，该区域此前由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UNDOF）管理，同时接管了叙利亚国土上希特蒙山的山顶（这两个地区均位于1967年被占领并在1981年被吞并的戈兰高地之外）。随后，以色列还在联合国缓冲区外设置了检查站。此外，以色列利用这一机会几乎彻底摧毁了阿萨德政权剩余的军事能力。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进行了超过130次空袭——主要但不仅限于邻国的西部和南部。据军方发言人称，在短短48小时内，约70%至80%的叙利亚军事能力被摧毁。特别是，几乎完全摧毁了该国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这样，以色列也消除了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空袭的障碍。2024年12月中旬，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宣布将扩大戈兰高地的定居点，并将当地的人口翻倍。但此举可能在未来与叙利亚达成和平协议时成为障碍——无论谁在那里行使权力。

ihm Verbündete Milizen geschwächt. 然而，由此产生的困境依然存在，即美国与SDF合作打击“伊斯兰国”，而土耳其则与受华盛顿支持、以库尔德人为主的SDF对抗，并希望将SDF战士（个别情况下）整合到新的军队中。此外，还需要为关押在SDF拘留所、羁押设施和Internierung营中的“伊斯兰国”成员及其家属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因此，美国政府试图在HTS和SDF之间以及SDF和土耳其之间寻求和平的妥协方案。尽管特朗普政府暂停了所有外部支持，短期内找到了一种临时解决方案来支付Al-Hol和Al-Roj拘留所的看守人员，但如果这类资金转移被长期停止，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特朗普二世政府未来的政策走向完全不明朗，美国在叙利亚的政治立场可能会突然发生变化。主要涉及美国在该国的军事存在以及与SDF的合作。特朗普本人在政权垮台后不久就主张美国不应干预叙利亚内部动态。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夫则主张从叙利亚撤军。而外交部长马科斯·鲁比奥则在2025年1月主张在叙利亚保持持续的参与，并继续支持SDF。最终不仅关乎一个“包容性的过渡”，还在于确保恶意行为者不会利用过渡过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叙利亚不应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源头”。



Dieses Werk ist lizenziert unter CC BY 4.0

Das Aktuell gibt die Auf - fassung der Autoren and d er Autorinnen wieder.

在在线版本中，发布新版本的 Verweise auf SWP - S chriften und wichtige Quell en anklickbar。

SWP-当前报告接受审查程序、事实核查和校对。更多关于SWP质量保障的信息，请访问SWP网站：<https://www.swp-berlin.org/>关于我们/质量保障/

## SWP

国际政治研究所

Ludwigkirchplatz 3 - 4 107  
19 柏林 Telefon + 49 30 8  
80 07 - 0 传真 + 49 30 880  
07 - 100 www. swp - berlin  
. org swp @ swp - berlin.  
org

ISSN (打印) 1611 - 6364 I  
SSN (在线) 2747 - 5018 D  
OI: 10.18449 / 2025A06

## USA

对于美国而言，叙利亚及其地区的力量平衡也出现了积极变化，因为瓦解的阿萨德政权与其相对立，同时伊朗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Dr. Sinem Adarist Wissenschaftlerin im Centrum f ü r angewandte T ü rkeistudien (CATS). Dr. Muriel Asseburgist Senior fellow 研究小组非洲和中东地区博士哈米德雷扎·阿齐兹是研究-guest scientist Gruppe Afrika und Mittlerer Osten. Dr. Mararette Kleinist Leiterin der Forschungsgruppe Osteuropa und Eurasien. Guido Steinbergist Wissenschaftler 博士，位于 Afrika and Mittlerer Osten。*